



大师博



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 梁顺画

# 我有病！你有药？

感谢微信，让我每天有三个小时的静心阅读。感谢朋友圈为我筛选当天精华中的精华。人们都在退出朋友圈保智商，我却对它深深迷恋。我目前的状态总被身边的人讥讽：你是不是有病啊？时间久了，我自己也认为真病了。在看《回家吃饭》这个节目时，我脑子里老是觉得王小丫喊的那句话是：太太调味品喊你回家吃药！

我确实有病！你有药吗？

1

作为一个熬心灵鸡汤的高手，我有病。

我是朋友圈里的非著名熬心灵鸡汤高手，每天早上天不亮就会熬出一锅发到一百多个群里，经我的鸡汤成功洗脑的也不下万把人了吧？他们对我感恩戴德，我谦虚地默默普度众生。

我得声明，一些坑人的假鸡汤，绝对不是熬的。像有人拿“温水煮青蛙”来告诉你“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拿“鸵鸟心态”形容遇到问题消极逃避、自欺欺人。事实是，青蛙不会那么傻，鸵鸟也不是母鸡。像于丹之类把孔子也当成熬鸡汤高手，实在是冤枉死孔圣人。像“父母在，不远游”，其实还有下句“游必有方”。——不是不让你出去啊。像“三思而后行”，其实孔子听说季文子做事很墨迹后，是这么说的：再，斯可矣。——考虑两次就够了，何必婆婆妈妈。

最近有人在熬《明心宝鉴》里的一段话：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世事静方见，人情淡始长。熬到最后变成这样了：住茅屋便身安稳，菜根香让人性安定。是想告诉脑残们：人如果能默默地坚守自己心灵的菜根香，就能以一份精神上的淡然空灵而遗世独立。

我甩了一把鼻涕，挤出两声哼哼。很多人谈修行，在为逃避世界找个麻醉的理由吗？在薄情的世界里你能深情地活着吗？我连茅屋都没有，怎么心安？这个时代让年轻人陷入理想和远方的贫困中的不就是一堆砖头和混凝土吗？怎么性定？菜根香？算了吧！

所以，我一哥们儿总结的相当到位：在该奋斗的年纪谈淡泊，在该呼朋唤友的时候谈孤独，在

该挣钱的时候鼓吹精神至上，相当于在该喝中药的时候还在喝鸡汤，只能虚不受补。

当我参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抒发的是诗人对人生境界之向往、透出的是诗人孤独凄凉之悲情、实际是海子卧轨自杀前赠给“理想主义者”的礼物后，就对“诗意地栖居于世”产生了极度怀疑。于是我开始熬毒药，并连同药渣一起喝下去。

2

作为一个把平台当本事的普通职员，我有病。

朋友圈里晒人脉是最感羞愧的事情。人脉只是平台带给你的红利，而不是自己的能力。我的病就是没弄明白哪些是自己的能力，哪些只是自己所在的平台带来的福利。残酷的是，当我离开供职机构，那些曾经称兄道弟的大咖就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对他们而言，看重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所在的平台。

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盲目高估自己的实力而不自知，喜欢炫耀我在什么牛X公司上班，认识什么牛X人物，以证明自己多么牛X，最后发现，没了平台，自己就是一个纯粹的傻X。

类似的病还有两个。一是认为努力比选择更重要。我总在想，只要努力工作迟早定会成功。后来才发现，一个人努力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值得去努力的选择加上整个体系的公平正义。别相信“心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这样的鬼话。就像英国，到底脱欧（欧）还是不脱欧（欧）？一念之差的选择可能会带来千差万别的后果；就跟吴亦凡一样，颜值可以省去努力，但选择约炮，就别怪我用唾沫星子淹死你，离开演艺圈这个平台，你那张父母带给你的脸，谁也看不见。只是当我满头白发的时候，明白这些没什么鸟用了，因为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这个病需要吃后悔药。二是稍有点权力就耀武扬威。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权力大一点，脾气就跟着长，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毛病，存留在民间也存留在政府内。治这个病需要一剂猛药，而且剂量要加大十倍。

3

作为一名国内核心期刊的主编，我有病。

复旦大学副教授郑磊这几天“火”了。他与研究生合写的一篇文章，被国内一家核心期刊约稿，不料在最后发表前，对方主编突然提出硕士生不能联合署名，只能保留导师自己的名字。沟通未

果后，郑磊果断做出了“不让学生署名，我就只能撤稿”的决定。

这是国内论文发表环节中的一个普遍问题。期刊的“唯出身论”和论资排辈的做法，遏制了年轻学者、学生的学术创新热情，这是不争的事实。

道德先于文章，郑磊副教授获得无数点赞。而作为期刊主编，说“定下硕士生不能署名这么一个规定是为了提高稿件质量杜绝人情稿”，只是事后的搪塞。我杜绝不了人情稿，是怕因为无情失去周围的朋友；我杜绝不了花钱买版面，是不愿看到论文中介丢掉饭碗。谁都明白，我的病是体系和环境造成的，是不是该一块儿吃药？

4

作为一名新闻网站的总编辑，我有病。

因大众网擅自违法使用新京报原创稿件千余篇，新京报将大众网起诉至法院，要求大众网停止擅用作品的行为，并就首批被侵权转载的50篇原创稿件索赔100万元的经济损失。

网络媒体一直在死皮赖脸地肆意转载，传统媒体出于无奈会偶尔出来捍卫版权，一地鸡毛从来就没收拾干净过。深度报道，纸媒依然是主要提供者。一篇调查报道的出笼，凝聚着采编人员大量的心血和汗水，被网媒轻易非法转载，实在令人窝火。

这几天，我作为大众网的总编辑，要求工作人员尽快删除所有用过的新京报稿件，我那是有点做贼心虚，明知人家新京报已全部坐实证据了，恐怕这一次不会就道个歉、赔点稿费了事。但新京报打这官司的目的之一是“推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建立合作机制”，我好像开窍了，脑子还没注满水。

5

作为一个还在执着于新闻理想的教育工作者，我有病。

我想先把关于对新闻学最精辟的那些论述摆出来再谈我的病情。

威斯康星大学新闻学院教授Michael Wagner说：我总是告诉我的学生们，我们培养他们的目的，是让他们毕业的时候可以从事现在都不存在的工作。这要求我的年轻的学生们能够很好地写作，具备研究能力，拥有批判性思维，这让他们可以适应各种挑战，可以衡量信息的价值，可以判断相信什么、为什么相信，可以知道这些信息可以用来做什么。

《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

尔克斯曾经是一位记者，他说：新闻职业要求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新闻工作环境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阅读只是一个附加的要求。自学的人往往更渴望学习，学得也更快，我那个时代的人尤其如此，因为我们将新闻工作称为“世界上最好的职业”，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职业中不断进步。

传播学创始人之一威尔伯·施拉姆说：新闻学院所要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中最适合于理解和谈论他们所处的那个世界的学生。

他们在说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一、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能够从事任何需要跟“信息”打交道的工作，因为他们能比其他学生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取更多更全面的信息，能更好地判断信息的真伪和价值，能更快地作出批判性的分析，能更好地通过文字及其他各种方式表达自己；二、新闻专业的使命是培养更好的公民，来更好地理解 and 谈论这个世界，更好地参与社会事务。

有人问我的研究领域，我说，新闻学。对方一般只圆了他的嘴巴“哦”一下，或者就是一个鄙夷的眼神，表示“我懂了”。我心想“你懂个屁”。今年我校的招生计划出来了，我在分享到朋友圈里写了一句话：欢迎报考东大最牛的新闻专业。有人直接评论道：新闻业都快死了，你还推荐人家学新闻，作死啊！你有病吧？

想想也是，时下，谈新闻理想已经成为“装逼”的代名词，你如此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要是说：爱你，是不需要理由的。你是不是会劝我去精神病院呆几天？

6

作为一个终身学英语的汉人，我有病。

我一直有个摆脱不掉的疑问：大学英语必修，大学语文选修，这是谁规定的？最近，《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语文应该用一生来学习》。文中提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学，“大学英语”是必修课，而“大学语文”只是选修课。我不知道“大学英语”比“大学语文”更重要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说是为了“国际化”，但学了“大学英语”就能国际化吗？中国大学生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中，英语真的比汉语更重要吗？为什么在中国是全民学英语？需要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并一直学习到研究生阶段吗？中国人又有多少能够用外语交流、能够阅读外文书籍、能够用外语写作？我不禁要问，花了这么多时

间和精力学习外语，值得吗？

当然，大学语文不受待见，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文”的误解有很大的关系。“小学语文”的“文”是文字，“中学语文”的“文”是文章，“大学语文”的“文”是文化。汉语的微妙性、汉语的情感性、汉语的思想性、汉语的文化性、汉语的复杂性等，才是大学语文的核心和根本。如果明白了这点，可能会有所改观，但愿吧。

这个病其实很好治，我今后只说中国话就是了。

7

作为一个想尽力唤醒还在沉睡的大学生的院长，我有病。

去年，看着昏昏沉沉的大学生在学校的表现，作为一院之长，我曾怒吼：你不失业，天理难容。上课的时候，清醒没有发呆的多，发呆没有睡觉的多，睡觉没有玩手机的多。如此这般，就业时的失败怎能不比成功多？不给范围就不会考试，给了范围也只是复印同学准备的答案。你自己即使是老板，你会雇用你自己吗？付了钱得不到商品是谁都不肯的，而你交了学费，却对那些不给你知识的老师心存感激。连基本的买卖都不会，你还配做什么？你说你有专业，除了玩手机略显专业外你能响亮说出你还有什么专业特长吗？惟一投入的是游戏，而你的自荐信对此又只字不提。自己做的连自己都不认可，世界上还有谁会认可你？学无所成，怪学校；考试挂科，怪老师；犯错受罚，怪制度；人际孤独，怪同学；就业困难，怪时代；孤立无援，怪父母。只有责怪，没有反思；只有骂人，没有检讨。如此处事，老板即使是你爹，他敢录用你吗？存在的价值在于不可替代。责任心、吃苦精神、写作水平、做事能力、专业修养、操作技术、学问素养、与人相处，有哪一方面是你的看家本领？有哪一点是他人不可替代的？农民工都比你强，你不失业谁失业？

我承认，我只看表面，不看本质；只揭短处，无视长处；不懂欣赏，唯有责难；只找客观原因，不找主观原因；只顾嘴上痛快，从来不计后果。我说那么一大通本来想给还沉睡在梦中的大学生励励志，想让他们尽早清醒，可谁听你的啊？你是哪方神圣啊？

我吐出一滩血，比林黛玉吐得还多。从此我就彻底躺在病床上了。

病了就得对症下药，等病入膏肓了就来不及了。麻药、毒药、春药、安眠药、迷魂药、后悔药、狗皮膏药，如果觉得我还不至于无可救药，哪种才是适合我的解药、特效药、灵丹妙药？大夫，求求你，给我开个药方吧。（吕洪智）